

試析《魔法少女小圓》中的邊沁效益主義

摘要

自邊沁(Bentham)為完整闡述其認為之效益主義而出版《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以降，他所提以「最大幸福原則」為基礎的效益主義激起後世熱烈討論，也現身於各種創作。《魔法少女小圓》即是一個藉由反派角色丘比抱持邊沁效益主義引領故事發展的原創動畫。主角曉美焰、鹿目圓的行為卻與作品的整體基調皆屬反效益主義，故本文經由詳細分析作品主要呈現出效益主義或反效益主義跡象之處，首先來探究作品角色丘比在行動、言語等各種層面所展現的價值觀與邊沁效益主義對應的部份，且藉由推論邊沁電車難題應會做出的選擇，深入比較丘比在作品中類似情境之相應處；亦探討《魔法少女小圓》的兩位主角曉美焰、鹿目圓分別在作品對話、個性、行為中表現出的反效益主義特徵，進而釐清作品不同人物切入反效益主義的視角差異。本文最終得以透過明確的作品證據，發現丘比在對話中展現出優先重視全宇宙生命體的價值觀，與邊沁重視「量」的效益主義相符合，且兩者同樣只關注行為的結果而不在意行為的動機或過程，在電車難題上兩人的選擇應一致；兩大主角則分別從作品中的效益主義框架內外，來展現她們對邊沁效益主義的否定，曉美焰重視個人權利大於整體效益；鹿目圓則認為不同生命體具有不同價值，而不同價值不能夠化為單一度量衡來比較，從根本否定以效益主義形式運作的宇宙系統。

一、前言

由虛淵玄編劇、新房昭之導演的《魔法少女小圓》，以「希望與絕望」作為核心主題，自 2011 年 4 月 21 日播畢後，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多數評論者與研究者認為該作具「劃時代的原創動畫」歷史地位，¹成為電視動畫史上獲獎最多的作品，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日本動畫指標性三大獎項之「神戶動畫獎」、「東京動畫獎」、「文化廳媒體藝術祭」的作品獎，以及國外如：「巴黎動漫大獎」、「英國動漫網」等大型評比的獎項。作為原創動畫，在播出前沒有如改編動畫的原作粉絲基底，通常不被看好，加上在深夜時段播出，又於播映期間遭逢東日本大地震，在多重不利條件下，《魔法少女小圓》仍然突破深夜原創動畫的既定印象與限制，廣受好評，之後的 Niconico 網路首播中吸引了約一百萬人同時收看，締造網路播映動畫的最高收視紀錄，可見其知名度與影響力。

劇情中，外星生命丘比(キュウベえ/Incubator)用「實現一個願望」為條件，與青春期少女簽訂契約，其真實目的在於取得魔法少女在魔女化之際「情感

¹ 宮台真司、宮崎哲弥、八代嘉美、森川嘉一郎、磯崎哲也著，〈大人気アニメ『まどか☆マジカ』の正体〉，《SPA!》，2011 年 7 月 19 日號，頁 55。轉引自鄭聞文，《宮崎駿動畫中的少女意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8 年)，頁 163。

的相位轉換」產生巨大能源。丘比在全劇不曾說謊，但也不會主動透漏成為魔法少女的原理與代價，使少女在資訊不對等的情况下做出令其後悔的決定。丘比以完全理性的邏輯思考全宇宙的利益，兜售「實現一個願望」來換取更多的能量，呼應作品核心概念之一「希望不是免費的」。

目前有關《魔法少女小圓》的研究多著眼於哲學、文學、美學、宗教學等領域，其中，在哲學領域，作品中的倫理學論證與道德觀衝突已有民間媒體自發性以康德哲學的「先驗感性論」、「物自體」知識論解析，²網路論壇也有文章論述《魔法少女小圓》內含尼采與佛洛伊德的理論意象哲學性等。³然而《魔法少女小圓》主要角色丘比的核心思維可謂是一種「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⁴：雖然若從主角團體或人類族群視角看待，丘比的價值觀是在反派位敵對性的，一旦俯瞰《魔法少女小圓》的是宇宙構成或者世界觀，卻無法對其行為做出對錯是非的判斷。故此，「效益主義」與「反效益主義」在《魔法少女小圓》中的辯論形成張力，在尚未有文獻周詳探討的背景下，成為本文所欲聚焦深度分析的主張。

幸福、快樂與善的探討早在古希臘時期即有哲學家或思想家提出學說，當中，阿瑞斯提普斯(Αρίστιππος)主張的享樂主義通常被視為效益主義的前身或雛型，⁵而近代首位完整明確表達效益主義的代表性學者為邊沁 (Bentham)，他認為最大幸福原則⁶能夠支配人們的一切行為，進而達到社會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同時，他也提出計算快樂和痛苦的方式，⁷通過此方式能夠追求最大利益，這與丘比在追求數量上多數幸福的想法不謀而合。

故此，本文將先針對《魔法少女小圓》電視動畫全 12 話中，作品設定的能源回收系統與魔法少女和魔女的真相揭露後，丘比陳述的價值觀認知與邊沁的效益主義進行討論，進一步分析丘比於劇中的種種表現在何種程度上詮釋了邊沁的效益主義，並以經典的思想實驗為著名的電車難題⁸，與丘比所做出的行為進行對照；同時，《魔法少女小圓》角色主視角立場欲傳遞的反效益主義價值觀，彰顯

² 胡啟敢，〈康德如何看 QB 騙小圓的問題？〉，《柏楊大學》，網址：https://www.boyangu.com/breakingnews/kant_acg/，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³ Catwine，〈關於本作的一些哲學性思考與心得〉，《巴哈姆特》，網址：<https://forum.gamer.com.tw/Co.php?bsn=43592&sn=23604>，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⁴ 「Utilitarianism」一詞於 20 世紀初中國學者通常譯作「功利主義」，但其譯名容易誤解與中國帶有貶義的傳統功利思想有關，近年來部分台灣、香港學者改以中性的「效益主義」一詞代替「功利主義」。轉引自余淑娟，《效益主義的當代省思》(新北：輔仁大學哲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 年 6 月)，頁 1。另外，「Utilitarianism」最初被邊沁所提出時即為一個意在追求整體社會最大幸福和快樂效益的學說，譯作「效益主義」應較為適宜。為防止本文引用不同文獻時出現不同譯名影響閱讀，以下行文統一為「效益主義」。

⁵ James Hastings，《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6》(New York: T And T Clark, 1913 年)，頁 567。

⁶ 原為效益原則或功利原理，之後邊沁於 1822 年自行校注：「該名稱後來由『最大快樂或最大幸福原則』來補充或取代。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57。

⁷ 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第四章。

⁸ Philippa Foot，〈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Oxford Review》，第 5 期 (1967 年)，頁 2。

於兩位核心主角曉美焰（曉美ほむら）和鹿目圓（鹿目まどか），因此本文將以兩位主角分析人物劇情刻劃與反效益主義的關聯。

二、魔法少女契約：邊沁效益主義的極端

在探討丘比的價值觀及劇中有關邊沁效益主義的論述前，必須先釐清邊沁效益主義在道德哲學中的思想核心。效益主義雖在過去哲學家的學說或著作即有雛型，完整提出效益主義並論證的第一人為邊沁，邊沁以最大幸福原則為道德基礎，⁹透過快樂與痛苦的量來計算道德價值，而能產生最大效益的行為，才能被視為符合道德的行為。邊沁所指的**最大效益**並非單一個體的快樂，而在於增大共同體的幸福，¹⁰若一個行為可能損己但能夠對他人產生足夠大量的快樂值，採取該行為也是可以被道德上接受的。

快樂（pleasure）與痛苦（pain）在邊沁提出的效益主義中係屬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他認為人類的所行、所言、所思皆在快樂與痛苦的主宰之下，¹¹自開始論述最大幸福原則以前，他便說明此前提，這與後面推論總效益的計算公式息息相關。

邊沁認為有四種情況會影響快樂和痛苦的值，分別為「強度」、「持續時間」、「確定性或不確定性」、「鄰近或遙遠」，另外當值是用來估算行動意象時需額外考慮兩種情況，分別為「豐度」、「純度」，上述六種情況估算的是個人的快樂或痛苦值，然而估算一個群體的快樂或痛苦值還需要再額外考慮「廣度」，也就是多少人受到行為影響。¹²

瞭解快樂和痛苦值的影響要素後，即可進行值的估算。首先計算行為最初產生的快樂／痛苦，接著計算最初快樂／痛苦接續產生的快樂及痛苦，最後加總所有快樂的值與痛苦的值，比較總快樂值與總痛苦值，若總快樂值大於總痛苦值，則行為的傾向是好的，反之則反。估量群體行為傾向，只須對群體中所有成員皆進行上述快樂與痛苦值的估算程序，並加總每個個體的總快樂值和總痛苦值，再比較群體快樂和痛苦的總值，即可得出行為傾向的好壞判斷。¹³

總而言之，邊沁的效益主義重視「量」的多寡，而非「質」的位階高低，對邊沁而言，所有的快樂平等，本質無分別，且邊沁效益主義不太重視行為的過程及行為的動機，重視行為的結果所產生的效益傾向來進行取捨，本文在此章將針對丘比於《魔法少女小圓》劇情中的作為和言論進行脈絡化的分析。

⁹ 屈緒文，〈以邊沁與艾耶比較休謨之道德哲學觀點（二）：邊沁之效益主義〉，《九龍叢報》，網址：<http://kwoondaily.com/2019/05/23/benthamayrhumethics2/>，最後瀏覽日期：2022年11月17日。

¹⁰ 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頁59。

¹¹ 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頁57。

¹² 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頁87-88。

¹³ 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頁88-89。

(一) 丘比的宇宙能量至上論

丘比的命名是來自其本名「Incubator」，意為「孵化者」，這與劇情揭露丘比的目標孵化魔女以回收巨大情感能量的設定相對應。日文名「キュウベえ」中使用三個片假名與兩個平假名，雖然自稱是使用日文中年輕男性常用的「僕(ぼく)」，實際上沒有性別，平時沒有表情也不張口，從設定中上就可以略窺見丘比不同於人類的特徵，為後續相當極端的邊沁效益主義價值觀埋下伏筆。

有關丘比對其價值觀及理念的論述，主要呈現於第 9 話與鹿目圓¹⁴對話，或說辯論的過程。¹⁵在小圓看到好友沙耶香的屍體後，從曉美焰¹⁶口中得知魔法少女的部分真相：當魔法少女的絕望累積量，超過靈魂寶石的負荷限度時，就會化為魔女，所有魔女的前身都是魔法少女。小圓因而大受打擊。其後，丘比主動至小圓房間，就「引誘魔法少女簽訂契約成為魔法少女再化為魔女」一舉向小圓說明動機與自身價值觀：

丘比：「方便讓我進來嗎？我有話要說。」

小圓：「原來你活著。小焰說的是真的嗎？」

丘比：「沒有錯到需要訂正的程度。」¹⁷

在細析兩人的對話言辭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對話的起始為丘比所挑起之，丘比在劇中一舉一動幾乎都與引誘魔法少女與其簽訂契約有關，不太會主動行無意義的措舉，丘比主動向小圓請求對話，理由可推測為期待小圓理解她一人的犧牲相較所帶來的全宇宙的量的快樂，主動簽訂契約成為魔法少女這一行為的傾向將會是絕對的善。丘比以此為起頭，藉由他與小圓在這段落的全部接續對話內容中，完整辯證其所持之邊沁效益主義的核心思想。

而丘比對於小圓詢問小焰的說法是否為真相時，沒有直接給予肯定的回答，是因為一方面小焰確實只講出部分真相，即魔女系統的運作過程之一，丘比接下來的說法才是較為完整的真相；另一方面，更顯示出丘比對於小焰及魔法少女們價值觀的不認同，丘比並沒有「訂正」小圓先前從小焰口中得知的資訊，而是抱有兩人能夠相互理解的期望，嘗試以說明來讓小圓理解且認同自己的效益主義價值觀。

小圓的第一個提問針對丘比誘使青春期少女成為魔法少女的動機，丘比並未直接回答，而是從他行為的背景、做抉擇的分歧點開始說明：

¹⁴ 《魔法少女小圓》中其他角色對鹿目圓的稱呼通常為「小圓(まどか)」，多數研究文獻與網路文章在討論鹿目圓也多用「小圓」代指鹿目圓，故本文以下除特別強調身分或對話原文不做更改外，皆以「小圓」作為鹿目圓一角色之簡稱。

¹⁵ 以下對話之中文內容採用臺灣代理商「木棉花」之片源提供的中文字幕，惟若採用片段包含明顯錯譯之部分，本文將逕行更正並特別標註。

¹⁶ 以下除特別強調身分或對話原文不做更改外，皆以「小焰」作為曉美焰一角色之簡稱。理由同註 14。

¹⁷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日本：SHAFT 動畫公司，2011 年)，第 9 話，00:06:21-00:06:34。

小圓：「那你是為了讓大家化為魔女，才要大家成為魔法少女？」

丘比：「希望你不要誤會一件事，我們對人類沒有任何惡意，這一切都是為了延續這個宇宙的壽命。圓，妳知道『熵』是什麼嗎？簡單打個比方吧，燃燒木柴得到的熱量，不符合種植樹木的勞力，能量只要轉換型態就會耗損，整個宇宙的能量持續減少，我以我們至今持續尋找著不受熱力學法則束縛的能量，努力到最後尋找到的，就是魔法少女的魔力。」

小圓：「你……到底是……」

丘比：「我們的文明，發明了將智慧生命體的情感轉化為能量的技術，但是很不巧的，我們沒有所謂的情感。後來我們調查宇宙的不同種族，發現你們人類的存在，以人類的數量與繁殖能力來看，一個人能產生的情感能量，凌駕於個體誕生成長的能量，你們的靈魂可以成為顛覆熵的能量源，其中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青春期少女的希望與絕望的相位轉換，妳們的靈魂成為靈魂寶石，燃燒殆盡化為悲嘆之種的瞬間，將會產生龐大的能量，我們孵化者的任務就是回收這些能量。」

小圓：「我們是消耗品？是要我們為你們而死嗎？」

丘比：「妳知道這個宇宙有多少文明，每一瞬間會消耗多少能量嗎？你們人類遲早也會離開星球，成為我們的同伴吧。到了那個時候，如果交給你們的宇宙已經枯竭，你們也會感到困擾吧。以長遠來看，這是對你們也有益的交易。」

小圓：「不要講這種傻話，就因為這種莫名其妙的理由，麻美姊死了，小香變成那樣，太過分了……太殘酷了……」¹⁸

作品所設定、丘比所陳述的世界觀是全宇宙量級的危機，無法計量的巨額數字凸顯考慮快樂的質的不可能以及不實際，因此丘比的邊沁效益主義思考邏輯是理性的、合理的，當丘比說明到解決宇宙能量困境的技術時，從三個層次展現以量來計算的效益主義認同：一、提及人類的情感在宇宙的生命體中最为豐富，二、提出人類在數量和繁殖能力上的優勢，三、指出青春期少女的希望與絕望的相位轉換產生的龐大能量最有效率，丘比認為多項證據都指向以人類青春期少女交換全宇宙的繁榮與安定是正確、理性、符合道德的。回到邊沁所提的效益主義，經邊沁制定的效益估算程序，丘比誘使少女簽訂契約這一行為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果：一、個人痛苦值大於個人快樂值者有已簽約的少女、受魔女詛咒波及的人類，二、個人快樂值大於個人痛苦值者有宇宙中非人類族群的生命個體、未受魔女系統影響的人類，三、比較前兩項的快樂與痛苦總值，群體快樂總值遠大於群體痛苦總值。

¹⁸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9 話，00:06:37-00:09:09。

因此，丘比的行為以邊沁效益主義來看，不僅是正確的，因為可以得到最大善，還是應當主動去執行、去追求的。丘比在之後也從人類的效益角度說明，人類也應接受犧牲部分青春少女換取宇宙能量一事，證據則是從人類發展的情況推論，未來人類將會有需要運用到宇宙能量的時候，屆時宇宙已枯竭的話，反而會帶給人類本身困擾。這也符合上述估算個人快樂值大於個人痛苦值時，包含不受到魔女系統影響的人類。換言之，就算從全宇宙回到地球視角，只要不會產生具備毀滅地球能力的魔女，藉由情感相位轉換取得能量的魔女系統對於多數人而言，快樂值仍然大於痛苦值，人類應做出「犧牲部分少女換取能量」的決定。

接著，小圓和丘比對於誘使青春少女簽訂契約一事之性質是否為「欺騙」進行辯論：

丘比：「我們是經過妳們的同意才簽約，光是這樣就已經很有良心了。」

小圓：「大家只是被騙了吧！」

丘比：「『欺騙』這個行為本身，我們就無法理解了。後悔自己因為認知差異導致判斷錯誤的時候，為什麼人類會有憎恨的情緒？」

小圓：「我跟不上你說的話。完全不能接受。」

丘比：「你們人類的價值觀才令我們難以理解。你們現在有 69 億人，而且每 4 秒就增加 10 人，¹⁹區區單一個體的生死，為什麼會令你們大驚小怪？」²⁰

丘比認為自己的做法並不是欺騙，他只是利用雙方資訊不對稱，簽約者的認知落差以致判斷錯誤，從中達成目的，責任歸屬在簽約者身上，定約者並無義務告知完整契約內容；是否應欺騙簽約者在效益主義不同學派會有不同結果，²¹但根據作品的世界觀，此行為能達成所有效益主義的核心價值「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推知邊沁和丘比皆不會將實際重要資訊全盤托出、據實以告。

最後，當丘比發現小圓無法理解自己的價值觀後，他所做出的行為和說出的言語更加強化他的效益主義思想：

丘比：「我原本是想過來向妳辯解，你們的犧牲將會帶來多麼美好的結果。我是要讓妳理解這一點，但是看來不可能了。」

小圓：「這是當然的吧？」

丘比：「圓，妳遲早會成為最強的魔法少女，並且化為最邪惡的魔女，到時我們肯定能夠得到前所未有的龐大能量。如果妳願意為這個宇宙犧牲，就隨時和我說一聲吧，我等妳。」²²

¹⁹ 此處更正為「而且每 4 秒就增加 10 人」，中文字幕錯譯為「而且每 4 秒就增加 100 人」。

²⁰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9 話，00:09:11-00:09:59。

²¹ 莫兆鳳，〈功利主義評析〉，《鵝湖月刊》，第 107 期（1984 年 5 月），頁 8-16。

²²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9 話，00:10:00-00:10:37。

他並沒有選擇意氣用事與之繼續爭論，也不是以「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態度直接離去，而是向小圓客觀交代了她若簽訂契約會對她自身和全宇宙產生的痛苦／快樂，並重複強調自己以量為重的效益主義立場，向小圓提出了自我犧牲的期待，願意隨時與她聯繫。丘比結束對話的方式恰恰呼應他重視全體利益福祉的價值觀，無論是否有過節或任何其他情事糾葛，他都優先考慮如何才能為宇宙全體帶來可觀的效益。

此外，該段重要對話的場景運用各種表現手法，對應丘比陳述效益主義思想的環節，兩人的對話場景如下圖：



圖 1：第 9 話效益主義對話段落場景²³

對話場景位於小圓的房間內，房間昏暗僅有窗外之光源，小圓坐於床上，丘比於小圓上方之置物架。

兩人的對話位置可以看到丘比以端正坐姿坐於小圓床上牆壁的置物平臺，小圓則蜷縮坐在床上，丘比以此位置闡述他效益主義想法時，位置也暗喻丘比是處在全宇宙視角的效益主義的道德制高點上，對效益主義的道德哲學來說，影響生命體的「廣度」經過考量後，魔法少女的靈魂變得相當渺小，小圓蜷縮且處於丘比底下對應小圓對於丘比效益主義是無力反駁的。藉由色調來分析，小圓的房間並沒有開燈，且整個談話空間是建構在十分陰暗的冷色調，陰暗反映小圓目睹絕望的魔法少女處境一時無法調適，並看不到魔法少女未來的希望，冷色調則除前述理由外，丘比所述的效益主義，是反映冰冷的數字來看待人命，以及丘比無感情的理所當然敘述方式，整個房間可以說是被丘比帶來的效益主義價值觀的陰影所籠罩。另外，畫面的視覺焦點是小圓，丘比的存在感被陰影和身邊的玩偶削弱，此畫面表現對應丘比一直都是在暗處活動並推動一切宇宙能量回收機制的運作，而被推到檯面上的表象則是魔法少女們。

結局時，小圓化為被稱為「圓環之理」的宇宙法則，當魔法少女的魔力用完或絕望突破臨界值時，不再變為魔女，而是被小圓接走，丘比回收能量供給宇宙的方式則因為魔女的概念消失，改為魔法少女消滅魔獸來獲取能量，丘比跟隨在

²³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9 話，00:06:28。

曉美焰身邊時聽聞她說過以前的世界曾經用情感轉換來取得能量，對此，丘比給出的回應如下：

丘比：「妳所說的魔女概念令我挺感興趣的，以收集人類情緒能量來說，確實是充滿魅力的方法。如果有這麼好的方法，我們孵化者的戰略應該也會更加不同吧。」²⁴

此情節充分表達即使整個世界線都變動，丘比對於效益主義的認同以及追求依然不會有改變。一旦身處於需要選擇的十字路口，丘比必定且不會有任何猶豫的採取效率最高的做法；此外，「戰略」一詞說明丘比為求最大幸福，會特別制定行為過程中所使用的手段，在動畫中不透露任何重要資訊給少女，使其在考量時不知應負代價為何，就是丘比的戰略，丘比明白他效益主義的價值觀不會被大部分人類接受，因此讓人類在不知不覺中順應效益主義者所做的選擇，在丘比的認知上如同作戰一般。

（二）魔法少女之電車難題

電車難題是著名的倫理學思想實驗，探討的重點即為「當面臨為拯救多數性命，犧牲少數或單一無辜性命，道德抉擇取舍的背後，有關效益主義與個人權益的較量為何？」。²⁵ 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最初提出的具體假設如下：

假定他是一輛失控的電車的司機，他只能從一條狹窄的軌道轉向另一條狹窄的軌道；五個人在一條軌道上工作，一個人在另一條軌道上工作；他進入的軌道上的任何人都必然會被殺死。²⁶

依照效益主義的觀點，司機必須轉向到只有一個人的那條軌道，以一個人的生命交換五個人的生命，能夠追求到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是為必需且最好的選擇。²⁷ 同樣生命的衡量，隨著電車難題，出現各式各樣的變體，其中一個較知名的變體是「大胖子」，從拉動軌道控桿改變為親手將一個有能力阻擋電車的胖子推下橋，從而拯救即將被電車直擊的五人性命。根據研究說明，電車難題其實就是結果論（效益主義）和非結果論的相互攻訐。²⁸ 從上一節分析丘比自述的價值觀，其價值本質相當接近邊沁的效益主義，若將《魔法少女小圓》的故事架構視為一種電車難題的變體，丘比則是身處做選擇者的位置。

本文將《魔法少女小圓》的世界觀重新敘述為另一電車難題變體：設想你眼

²⁴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2 話，00:19:39-00:19:55。

²⁵ 賀龍，《電車難題的哲學探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20 年 7 月），頁 5。

²⁶ 譯自 Philippa Foot，〈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Oxford Review》，第 5 期（1967 年），頁 2。

²⁷ 賀龍，《電車難題的哲學探究》，頁 6。

²⁸ 賀龍，《電車難題的哲學探究》，頁 24。

前有一個即將因能量不斷耗損而瀕臨存亡危機的宇宙，這時你卻正好發明一項透過情感轉換的能量回收技術，你的自身的情感不夠豐富無法使該技術發揮效能，正好在你的面前有一個地球上充滿人類這種具備豐富情感的生命體，當中的青春女性人類有著最大的能量潛能，如果你不想方設法犧牲她們的靈魂利用她們潛藏的能量，整個宇宙便會走向衰亡，假如你採取各種手段使她們從希望轉為絕望靈魂燃燒殆盡，回收她們產生的巨大能量供給宇宙，她們就會在不人道的歷程下死亡及靈魂消滅；面對這個情況，你將如何抉擇？

本文自行敘述的變體接近福特的原初電車難題，丘比在面臨本文敘述的《魔法少女小圓》變體時，毫不猶豫選擇犧牲青春女性；當小圓這個被因果交集充滿能量潛質的個體出現後，丘比的面臨的電車難題則轉為接近大胖子的電車難題變體，而小圓就是那個大胖子。從劇中包含第九話對話在內的部分可以看出，丘比做出的選擇會是直接推可以阻擋電車的大胖子下橋以拯救五人，丘比處心積慮在各種場合引誘小圓簽訂契約成為魔法少女，就是希望將小圓犧牲所帶來鉅量的能量回收給宇宙所用。這種選擇方式即結果論，能夠供給能量使宇宙存續帶來的多數快樂結果，與前述邊沁效益主義重視結果而非行為的過程和動機相同。

三、圓環之理：作品中的反效益主義宣言

本文中所提到的反效益主義並不是一個特定的學說或理論，而是綜觀效益主義的思考方式，對其觀點、推論方式、核心思維提出批判。

丘比效益主義的價值觀與其在《魔法少女小圓》反派的定位，說明《魔法少女小圓》本身所欲傳遞的價值為反效益主義的，曉美焰與鹿目圓作為作品兩大主角，在行動和對話中，皆展現出對丘比所持之效益主義的否定，而兩位主角在個性和生命歷程設定上的差異，使得兩位在看待丘比的主張時，否定的方式與反對效益主義的方向有所差別。

本章分為兩節，分別討論小焰和小圓在作品中具有反效益主義意涵的情節，藉此理清《魔法少女小圓》反對效益主義基調下，演繹出的意象證據。

（一）對效益主義的直接反抗：曉美焰的不斷輪迴

少女簽訂契約成為魔法少女，是會使丘比或者以世界觀而言整個宇宙都會受益的決策，首先澄清小焰之所以與丘比簽訂契約並非是對效益主義的認可，在還沒輪迴的時間軸，動畫中是沒有演示出小焰見證過魔法少女因絕望化為魔女，也沒有演示出小焰知道簽訂契約後少女的靈魂會被抽離身體放置於靈魂寶石中，依此推論小焰沒有從丘比口中得知任何詳細有關魔女系統的運作真相，更不知道簽訂契約會對宇宙及能源系統造成正向影響，在後續劇情演示中展現出小焰知曉真相後，即展現出對丘比行為及思想的反對，第 10 話第二次輪迴剛開始時，小焰認為「大家都被丘比騙了」²⁹也說明了這點。小焰簽訂契約並許下願望的行為動

²⁹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0 話，00:12:02-00:12:05。

機較屬於對個人慾望或友情的追求。因此小焰的反效益主義開始顯現跡象是在第一次輪迴世界線更動最後，小圓耗盡魔力成為魔女，小焰決定再次輪迴挽救小圓開始。

本文著重探討的是小焰在第二次輪迴最後，答應小圓繼續輪迴避免小圓跟丘比簽訂契約的歷史發展，所展現對效益主義強烈的反對態度。小焰其實在第二次輪迴最後已經瀕臨絕望承受的界限，打算與小圓一同成為魔女破壞這個令人絕望的世界：

小焰：「我們兩人就這樣變成怪物，把這種世界全弄得亂七八糟吧，讓討厭的事情和悲傷的事情，變得像是沒發生過一樣，破壞，破壞，破壞殆盡，不覺得這樣，也不錯嗎？」³⁰

這樣的想法是對效益主義的反抗，「能夠成為魔法少女的人應該貢獻自身的靈魂與魔女對抗並產生能量為世界所用」導致小焰不平衡與絕望的心理狀態，認為其被效益主義思想道德綁架，若化為魔女為世界帶來不幸，能通過魔女系統產生能量獲利的多數將變少，總快樂值將下降而總痛苦值將上升，雖然這樣的變化以全宇宙的視角來看是滄海一粟，卻已經能夠在人類世界的層面上，否定丘比所提的效益主義。然而，小圓對小焰的請求影響小焰否定效益主義的方式：

小圓：「……，在愚蠢的我被丘比欺騙之前，可以請妳救救那樣的我嗎？」

小焰：「我保證，我絕對會拯救妳，無論要我從來多少次，我也一定會保護妳！」³¹

在經過幾次輪迴，小焰對小圓的情感從一開始純粹的友情，小圓逐漸成為她最珍視的對象，小焰比起全宇宙的利益，更在乎的是小圓的幸福，事實上，這也是效益主義的弱點之一，反對效益主義者認為效益主義不尊重個人權利和人格，³²小焰在答應小圓並開始無數次的輪迴，就是對批判丘比認同的效益主義一個最明顯的實踐。

經過丘比的觀察與分析，輪迴會造成小圓身上背負的因果線以及魔力潛質增加，丘比以略為嘲諷的語氣向小焰表達此猜測結果，這就是小焰在作品中的最後一次輪迴（主敘事線）原本打算再繼續輪迴直到成功拯救小圓，後來又放棄的原因：

（小焰原本打算倒轉魔法沙漏使用能力再輪迴一次卻沒有執行）

³⁰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0 話，00:15:26-00:15:50。

³¹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0 話，00:16:22-00:16:39。

³² 邁可·桑德爾著，陳信宏譯，《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臺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頁 94-99。

小焰：「要是反覆來過，就會徒增圓背負的因果，結果……我至今的努力……」

(小焰的靈魂寶石因絕望而汗濁逐漸達到臨界值)³³



圖 2：第 11 話小焰的靈魂寶石逐漸汗濁³⁴

小焰在這次輪迴確定失敗後快速考量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若不再次輪迴小圓可能又會為了拯救世界簽訂契約，或不僅沒有魔法少女擊敗魔女之夜，小焰更化為魔女產生能量供給宇宙；第二種情況是小焰繼續輪迴增加小圓所背負的因果，且不確定是否能夠有成功拯救小圓的機會。兩種情況從結果來看都是對於效益主義的肯定——對丘比而言是全宇宙收穫的利益大幅增加，間接支持了丘比的主要目的；其本意雖是對效益主義的抗爭，但以小焰的視角，她無論做何選擇卻都必然成為效益主義的幫兇。

(二) 從根源脫離效益主義：鹿目圓的請求與願望

小圓的成長背景形塑她的人物性格，並對小圓看待自身與事物價值觀以及日後多次想成為魔法少女的念頭有著深遠的影響，更鋪陳她對丘比的效益主義抱持敵意的態度。小圓在作品前期表現出的人物個性近似還沒簽訂契約前的小焰，自卑、優柔寡斷、怯弱，因此於 2011 年動畫開播前期也被網路上某些網友戲稱為「廢怯少女小圓」³⁵，但可以從在面對困難時，看出小圓與初期小焰的不同，小圓在溫柔表象的背後，是相當堅毅、果決、有行動力的。如小圓在第 1 話遇到被小焰追殺的丘比時，面對疑似手持武器且表情冷酷的小焰，雖然害怕卻堅持保護負傷的丘比，小焰即使步步進逼，小圓也沒有放棄保護丘比，³⁶目睹需要幫助的人，小圓都會盡其所能提供幫助，甚至將自身安危置於考量順位之後，這點在第 4 話箱之魔女吸引大批人質廢棄工廠，控制人們混合有毒清潔劑自殺，而小圓面對此情景害怕得不住顫抖，但仍然衝上去將溶液扔出窗外，同樣顯現小圓的高行

³³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1 話，00:22:43-00:23:17。

³⁴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1 話，00:23:09。

³⁵ 除小圓帶給當時觀眾的個性印象外，「廢怯」之字形與「魔法」接近，因此「廢怯少女小圓」成為被廣泛使用的戲稱之一。

³⁶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 話，00:18:05-00:18:57。

動力，以及對每一個生命的重視。³⁷

小圓的果斷、尊重生命、不希望自身淪為效益主義的傀儡的態度，最明顯的表現是在第 10 話中，小焰第二次輪迴。主角夥伴們目睹魔法少女變成魔女後，巴麻美先在認知到魔法少女必定會成為魔女的命運後，在一瞬間控制住能停止時間的小焰，並擊殺戰力高的佐倉杏子，就在準備繼續擊殺小焰時，小圓出手擊碎了巴麻美的靈魂寶石。³⁸此一行為說明小圓認為注定成為魔女的末路，不代表就應該放棄尋找希望的機會，倘若魔法少女集體自殺，長遠來看，丘比誘使魔法少女簽約的行為不會終止，甚至連幾週後的魔女之夜來襲都將無人阻擋，該地區全部人民都將喪命，她在絕望中的判斷是留下小焰，除了嘗試挑戰魔女之夜拯救人們以外，她也深知只有小焰才具備改變過去簽訂契約的歷史，因此小圓向小焰請求「拯救被丘比欺騙前的我」。³⁹

小圓對於效益主義的反對面向，就如同一些人認為不同價值之間不可能被簡化為單一度量衡的比較，⁴⁰小圓認為每個人的情感、靈魂、希望，都有不同的存在意義並皆值得被認真對待，生命的價值不能因為數量上的不同，被置於效益主義的天平上衡量。這是對邊沁認知的「快樂都一樣，只有量的多寡差異」一理念完全否定。

對小焰的請求是為了尋找從根源脫離效益主義控制的可能性，最後對丘比的契約請求則是利用效益主義所建構出的規則和框架來粉碎丘比的效益天平。與小焰簽訂契約的認知背景不同，小圓在這次的主敘事線中，已經完全理解丘比的效益主義價值觀、過去魔法少女承受的痛苦與命運、魔女系統的運作原理，以及小焰是為了不讓小圓成為魔法少女才不斷輪迴等事實，然而，小圓還是在小焰失敗且猶豫是否再繼續輪迴的絕望之際出現，決定成為魔法少女：

小圓：「小焰，對不起，我要成為魔法少女。」

小焰：「圓，怎麼這樣……」

小圓：「我終於明白了，我找到想實現的願望了，所以我要為此使用我的生命。」

小焰：「不要這樣，這樣的話、這樣的話，我……究竟是為了什麼……」

小圓：「對不起，真的對不起，因為至今一直，一直受到小焰的保護，受到小焰的期望，所以才會有現在的我，真的對不起。這樣的我終於找到答案了，相信我吧，我絕對不會讓小焰至今的努力白費。」⁴¹

小圓過去數次想成為魔法少女，且願望或理由通常是幫助他人，她不是想成

³⁷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4 話，00:17:46-00:18:07。

³⁸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0 話，00:14:02-00:15:04。

³⁹ 同註 31。

⁴⁰ 邁可·桑德爾著，陳信宏譯，《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臺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頁 100-110。

⁴¹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2 話，00:00:04-00:01:02。

為實現對方願望的恩人，而是單純希望以己身之力相助，在第 3 話中，小圓自述沒有擅長的科目與才華，看到巴麻美為他人而戰的樣子，期待自己也能做到同樣的事，所以「只要能夠成為魔法少女就算是實現願望了」。⁴²這件事發生在知曉魔女系統真相之前，對應的是小圓審慎思考後找到的真正願望，並且她很清楚，實現願望的代價是自己的生命。

此處最需要釐清的是這與效益主義所認為「應該犧牲一人來換取多人利益」的核心思維差別。以結果來看的話，小圓希望以自己的生命換取對他人的幫助，小圓應屬效益主義的信奉者：效益主義的前提是計算快樂值與痛苦值，小圓的犧牲會被歸納在痛苦的部分，出於效益主義認定人們對行為好傾向的追求，以及應採取能達成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道德原則，小圓選擇支持效益主義並自我奉獻；然而，對於小圓而言，她成為能夠幫助人的身分角色是她的自我實現目標，她是考慮的不是行為結果的總體快樂值，而是在她的認知中能在當下對受幫助對象有正向影響，沒什麼特殊能力的她是在追求自己人生的價值與定位。如此完全依據個人價值判斷決定是否應該行動的方式，也進而點出效益主義將快樂視為同一價值能換算單位的弱點。

小圓在此前聽丘比論述其效益主義的觀點時，就將丘比劃為敵人，丘比所敵對的同時是人類、魔法少女、乃至小圓的價值觀。小圓向丘比簽訂契約時所許的願望，說明她相當在乎個別單一個體遭受的極大痛苦與絕望：

丘比：「說吧，鹿目圓，妳要以妳的靈魂為代價，許下什麼樣的願望？」

小圓：「我……我要讓所有魔女在誕生前消滅，包括所有宇宙過去與未來所有的魔女都由我親手消滅。」

丘比：「這種願望……要是這種願望實現，已經不是干涉時間的等級了，是對因果律本身的反叛，妳真的想要成為神嗎？」

小圓：「成為神或是什麼東西都好，至今與魔女戰鬥的大家，相信著希望的魔法少女，我不想讓她們哭泣，希望她們到最後都能保持笑容，妨礙這個願望的規則，我會破壞，我會改變，這就是我的祈禱，我的願望，來，幫我實現吧，孵化者！」⁴³

小圓的願望內容展現她希望改變效益主義主宰這個宇宙的現況，她行動力高的特質使她與小焰的反效益主義做法不同，比起在制度內以個別行為來表達對效益主義的不認可，小圓選擇在更高層次去挑戰制度上的她所認為的不合理。小圓見證從古至今的以及身邊魔法少女們因絕望而殞落的過程，作品中取得能源是以極端的痛苦換取大量的快樂，小圓想尋求的是一個中庸之道，她明白很多選擇不是只有是非題，丘比的敘述方式會使人誤認為宇宙如果沒有魔法少女的犧牲就會逐漸衰竭，事實上，丘比採用魔女系統是因為在客觀上或不將人性情感納入考量

⁴²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3 話，00:14:37-00:15:40。

⁴³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第 12 話，00:01:19-00:02:26。

會最有效率，不代表沒有其他可以延續宇宙的能源回收方式，小圓的願望是將魔法少女從極大的痛苦中解放，不會化為魔女，卻不是抹滅魔法少女的存在，說明小圓不認為效益主義重視結果的核心思維是無價值的，然而行為的結果不是行為傾向是否為好的唯一指標，發生在每個行為參與者和受影響者身上的過程也應當受到同等的重視。

四、結論

《魔法少女小圓》作為日本動畫史中的現象級作品，劇情中在不同角色對話、情節架構、敘事手法、作畫風格等方面對於效益主義的辯論相當完整，本文聚焦討論丘比、曉美焰、鹿目圓三位主要角色，在劇中言行表現出的對於效益主義的正反看法。

丘比在劇中透過與小圓的對話陳述己身的價值觀，藉由提出客觀證據，輔助說明他的論證歷程，進而得出魔法少女的犧牲能夠回收極高能量供給全宇宙，是相當符合道德且正確的行為，比較邊沁以「最大幸福原則」為道德基礎提出的效益主義可以發現，丘比的思維模式與邊沁所提的效益主義一致，多次利用言辭漏洞誘使少女與小圓簽訂契約說明丘比的行動帶有邊沁效益主義的目的性，兩者明顯看待行為皆只重視獲得的效益總量而非質，且重視行為產生的結果而不重視行為動機或過程，經過判斷後行為的傾向是好的，兩人會選擇做出該行為，不論是在電車難題思想實驗結果的推測，或是結局丘比對魔女系統的回應，皆重覆印證這點。此外，作品在安排丘比對話的位置與色調，反襯小圓的位置與處境，皆能看出丘比抱持邊沁效益主義的蹤影。

兩位主角曉美焰與鹿目圓明顯反對丘比的做法與理念，不過兩人在反效益主義的方式與層面上有所差別。曉美焰簽約的當下是不知道契約背後的效益主義本質，為幫助小圓這一對她來說重要的朋友脫離效益主義，因此只能在效益主義的框架中尋找脫離的方法，嘗試藉由自身行為減少全宇宙總快樂值來作為對效益主義的反抗，因果線的收束和多次的失敗卻讓小焰意識到無論如何選擇，在結果上都變成對效益主義的支持；鹿目圓則認為不同價值不能被權衡孰輕孰重，因此希望能直接改變效益主義對世界的掌控，小圓是在知道契約內容與代價的情況下簽訂契約，小圓犧牲自己不是出於對效益主義的認同，而是自我實現以及反效益主義具象化的結果，她十分重視個體所承受的快樂和痛苦，對她而言，效益主義將痛苦值都交由一人承擔的方式是不合理的，所以她以她的願望迫使宇宙必須選擇另一種不會造成任何人極端痛苦的回收能量法，成功運用契約制度打破效益主義的框架。

各角色對於效益主義的立場描述是相當詳細的，本文分析《魔法少女小圓》有關效益主義的部分，並在以此為基調展開的劇情中，觀察到效益主義如何影響不同角色的生命歷程與抉擇，以及在主角身上展現出反效益主義精神的過程。邊沁提出他的效益主義後有許多人進行修正，也分支出許多派別，佐倉杏子等本文

未探討的配角，在行為模式與個人經歷上，仍具備與不同效益主義對話的成分，其他角色在作品中對於效益主義的回應則值得延伸探究。

五、參考書目

- Magica Quartet／新房昭之／SHAFT 動畫公司，《魔法少女小圓》（日本：SHAFT 動畫公司，2011 年）。
- 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 余淑娟，《效益主義的當代省思》（新北：輔仁大學哲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 年 6 月）。
- 莫兆鳳，〈功利主義評析〉，《鵝湖月刊》，第 107 期（1984 年 5 月），頁 8-16。
- 賀龍，《電車難題的哲學探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20 年 7 月）。
- 邁克·桑德爾著，陳信宏譯，《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臺北：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 鄭聞文，《宮崎駿動畫中的少女意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8 年）。
- 屈緒文，〈以邊沁與艾耶比較休謨之道德哲學觀點（二）：邊沁之效益主義〉，《九龍叢報》，網址：<http://kowloondaily.com/2019/05/23/benthamayrhumeeethics2/>，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 胡啟敢，〈康德如何看 QB 騙小圓的問題？〉，《柏楊大學》，網址：https://www.boyangu.com/breakingnews/kant_acg/，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 Catvine，〈關於本作的一些哲學性思考與心得〉，《巴哈姆特》，網址：<https://forum.gamer.com.tw/Co.php?bsn=43592&sn=23604>，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 James Hastings，《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6》（New York：T And T Clark，1913 年）。
- Philippa Foot，〈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Oxford Review》，第 5 期，1967 年。